

宜蘭傳統漢人家族的婚姻網絡

陳進傳

一、前言

《易經》曰：「天地絪縕，萬物化醇；男女構精，萬物化生。人承天地，施陰陽，故設嫁娶之禮者，重人倫，廣繼嗣也。」《孟子》更曰：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，舜不告而娶，為無後也，君子以為猶告也。」此「廣繼嗣」、「無後為大」，在在唯婚姻是賴，婚姻之重要，不言而喻。（註一）

構成家族的要件是血緣與姻緣，二者關係極為密切，難以劃分，但先得有姻緣，才有血緣，然而翻開有關家族史的作品，大都只重視血緣，且僅是父系一面的血緣，彷彿血緣的形成與母系似不相干，誠為治家族史的一大缺失。（註二）筆者對婚姻圈的重視，因而得到啟發。

家族發展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，且各個因素彼此互相牽連，如能從各個因素分頭研究，當可正確了解全貌，其間婚姻關係就是重要的門徑。因此，婚姻圈不只是家族，也是社會、更是政治問題，影響的層面既深且廣。（註三）以這個角度檢視宜蘭的發展，亦當饒富研究價值。

清嘉慶後的宜蘭史，大致上是一部漢人移民史，也是一部漢人家族史，因早期移民入墾後，紛紛組織家庭，繁衍子孫，其中不乏成為強宗大族者。這些大族在社會上素負聲望

，經濟上產業豐厚，家族上人丁興盛，儼然為地方的領導階層；尤有進者，他們為維護權益，擴展勢力，彼此間需要結托攀引，照顧提攜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婚姻的繫屬。拙文之作，就是探討望族間的婚姻關係及其所構成的婚姻圈，以顯現宜蘭史的家族風貌與社會意義。

二、婚姻對象的選擇

漢人家族社會，只有一個父系嗣系群不能構成一個親屬體系，甚至該嗣系群也無法延續下去，除非允許族內婚或亂倫。因此，為了維持父系嗣系群的傳衍，須行外婚制，即與別的嗣系群發生婚姻關係。這種聯姻包括娶入和嫁出兩種，前者乃己之父系嗣系群從之娶得女人的嗣系群，而嫁出者乃己之父系嗣系群的女人嫁出所至的嗣系群。簡言之，兩個嗣系群的關係是靠婚姻的連繫，隨著娶嫁的頻繁，無限的父系嗣系群彼此可有婚姻關係。基本上，漢人婚姻並非制定婚，充其量，只有消極性的禁止或不贊成，而無積極性的規定應該跟那一個特殊的親屬關係結婚。（註四）

然而婚姻為家族的重要柱礎，在傳統社會裡，婚姻的要義是為傳宗接代，是家族的行為。基於家族的整體發展與共同利益，習俗上婚姻的對象仍受相當程度的約束與選擇，

茲分述於后：

(一) 同姓不婚

同姓不婚是一項長久的婚姻禁忌，約始自周代，其原因為：

1. 生理上：同姓結婚，血統相同，不能蕃殖，影響繼嗣，故禁之。《左傳》曰：「男女同姓，其生不蕃。」《國語》曰：「同姓不婚，惡不殖也。」

2. 宗法上：同宗族屬，繫之以姓，小宗雖別為庶姓，而大宗百世不遷，推之百世之上，仍為同姓同宗同族，相隔雖遠，仍不得婚。子曰：「同姓為宗，有合族之義，故繫之以姓而弗別，綴之以食而弗殊，雖百世，婚姻不得通，周道然也。」

3. 人倫上：以倫常觀念定名分、別男女、防淫佚。《白虎通》曰：「故禮別異類，使生相愛，死相哀，同姓不得相娶，皆為重人倫也。」又曰：「不娶同姓者何？重人倫，防淫佚，恥與禽獸同也。」

4. 迷信上：認為同姓結婚，易招致災禍。《國語》曰：「異姓則異德，異德則異類，異類雖近，男女相及，以生民也。同姓則同德，同德則同心，同心則同志，同志雖遠，男女不相及，畏黷敬也。黷則生怨，怨亂毓災，毓災滅姓，故娶妻避其同姓，畏亂災也。」

5. 政治上：此說謂武王克商，大封同姓，以藩王室。異姓之邦，則聯以婚姻，使化為甥舅之國，故禁同姓為婚，即所以繫異姓諸侯。周代制度大異於商者，一曰立子立嫡，二曰廟數之制，三曰同姓不婚之制。（註五）

此後，歷代皆奉行這條「同姓不婚」的禁忌，法律甚至訂有明文，犯者予以議處。《唐律》規定「諸同姓為婚者徒二年，總麻以上以姦論。」並在疏議明記不得娶同姓為妾。《明律》亦曰：「凡同姓為婚者，各杖六十，離異。」《大清律例》則曰：「凡同姓為婚者，主婚與男女各杖六十，離異（婦女歸宗財禮入官）。」（註六）

有些家族就將此規定載入家譜，以為條範。如江西進賢《劉氏重修族譜》曰：「婚姻者，上以承宗祀，下以啟後世也，同姓不可為也。」江南寧國府太平縣《館田李氏宗譜》亦曰：「同姓為婚者，削不入譜。」江西《黃氏大成宗譜》對子孫犯同姓婚者，以「必非吾族，定行除姓，決不少貸。」視之。江蘇淮陽《曹氏宗譜》將「同宗聯婚」者，不僅除姓，而且永遠「出族」，懲罰更嚴厲。（註七）

由於同姓並不表示同血緣，使得這種同姓不婚的限制，漸趨寬容。雖然如此，臺灣的慣例，同姓互不通婚，認為同姓即親族，而不問同宗與否，儘管法上有所分別，猶如宗教上的信念，墨守古訓，視冒犯者為最大罪惡。（註八）宜蘭地區，形勢隔絕，民情還更保守，直到日據時期，對此規定，當仍遵循不逾。筆者從小聆聽長輩的再三告誡，不准同姓結親，印象十分深刻。從田野調查與文獻資料中，尚未發現光復前，宜蘭有過同姓聯婚的事件，就是很好的證明。

(二) 異姓不婚

既然同姓不婚，只得端賴異姓通婚，否則家族無以為繼，但臺灣部分特定異姓間因許多理由而禁止結親，這可區別為同源與異源兩種，茲述如下：

1. 同源異姓不婚

本來同姓，後來發生事故，分爲異姓時不通婚。如張廖簡三姓，廖姓爲張伯紀之後裔，原爲張姓之骨肉，在生爲廖姓，死歸祖爲張姓。簡姓爲簡伯之後裔，至春秋時代始姓簡，與張姓始祖張揮公，同是黃帝之苗裔，黃帝姬姓，賜揮公張姓在先，簡姓在後，在生爲簡，死後歸張姓。（註九）又如陳姓爲虞舜之後，舜有天下，號曰虞，子商均封於虞，因以虞爲氏。而虞舜生於姚墟，子孫以姚爲氏。胡公封陳之後，其子孫以謚爲氏（滿公卒謚胡公，子孫以胡爲氏）。陳公子名完字敬仲，奔齊爲工正，食邑於田，以田爲姓。所以姚、虞、陳、胡、田五姓，至今被視爲同宗。（註十）

還有一種同源異姓，就是骨皮關係，也不通婚。如蔡姓收養的陳姓者以陳姓爲骨，蔡姓爲皮，其子孫不與陳姓成親。另據宜蘭員山武舉族裔，現年八十四歲的周木全老先生說道，其周家原本姓黃，後易姓周，而爲黃骨周皮，故其周姓至今仍不與黃姓合婚。異姓養子也是範例，從養家姓比比皆是，此等跟養家同姓者，與生家的同姓亦不通婚，但世代久遠，忘記本姓時，難免與同姓結婚。（註十一）

此外，數姓聯宗的情況亦相去無多，如王游、沈、尤即是顯例。王游聯宗是二世祖先益公，爲王念八之嫡子，後爲游七十七公之嗣子，雖易王姓入游籍，乃亦曰王游氏，承兩姓之香火。今平石子孫，猶視王姓爲親同，不與婚。另一「清游」者，則與此無涉。沈尤聯宗乃唐代王審知入閩，後受封爲閩王，八閩沈姓人士，避其諱，乃去水爲尤，故沈尤聯宗本就同源。游尤聯宗，據傳有龍巖游氏族人往逢源祭祖時，

與當地叔侄不睦，返後含恨易游爲尤。又有傳建陽游氏族人，因不滿房親處分產業之事，遂將其兩子易姓，長從岳家沈姓，次合游沈兩字音形爲尤姓。（註十二）

這些全台共有的同源異姓不婚的例子，均出現在宜蘭的家譜上。宜蘭家譜也同時記載其他的骨皮、嗣子關係，只是未特別提及不婚，根據上述道理，他們彼此間不通婚應屬合理。然而更多不修家譜的家族，其同源異姓不婚的情形，僅能口傳信守，雖無文字爲憑，但確有實例，筆者的田野查訪，就有許多個案。

2. 異源異姓不婚

異源異姓不婚的原因，主要是毆鬥結怨所致。《陳氏族譜》曰：「祖先的原籍是福建省漳州府金浦縣赤湖庄錦湖庄，爲人安分守己，家境小康。曾有一位高齡的祖先，某年的冬天被莊姓土匪綁去，莊姓土匪聲言要族人交出鉅款爲放回條件。經族人籌借這筆索款，雖然把款送去，然莊匪竟不履行釋放祖先之諾言，而在當年冬節前後氣候嚴寒之時用冷水把祖先活活淋灌至死，屍體草草棄埋在溪邊，嗣後經族人尋獲改葬。為此深仇大恨，族人立下誓言：囑後代子女絕不可與莊姓聯婚。」（註十三）《林氏大族譜》亦曰：「希遜公之四子，名乳旺，後來被賴八娘招贅，所生兒子，俱是籍入賴氏爲裔，因林賴兩姓混睦，竟發鄰社鬥爭。於我林姓願敗于賴氏，斯時，我祖孔舉公，欲討回林氏銳氣，毅然爲社捐軀，督導族眾，竭力轟攻，勢如破竹，震驚得賴氏族眾，適孔旺公子等，認識督導者，正是親胞伯父孔舉，遂雙方罷鬥，才知是姻社，各收凱族眾。後，而我祖孔舉公，訓示遺囑，

後來子孫莫娶賴氏為妻，恐娶親骨肉之姊妹是也。」可見林、賴不配親，雖是姑妹姻社，卻起因於毆門。(註十四)

有的是對簿公堂而不婚。如《鍾氏族譜》月朗公派下家譜》提到吞公娶妻黃氏，善待岳家，並為其岳父厚葬，當「道師誦經作法超度，至化靈焚位，後因黃氏族人登門，見黃氏已化靈焚位，而一狀告至衙門，謂黃氏必留好處于鍾家，否則自不必好心相予厚葬。訴訟相論公堂，結果鍾門敗訴，為此先祖再付五十兩予黃氏，先妣亦因而遠離家門，自此，吞公立誓：後世子孫萬代不可與黃姓結婚誓盟，此即與黃姓不對親之由。」(註十五)

內容簡略的家譜，則只記不婚的姓氏而不敘理由。如《林家族譜沿源》曰：「我和邑林姓永遠與羅、黃兩姓絕不聯姻，願吾後代子孫遵行。」(註十六)此外，宜蘭還有其他家族與別姓不結親的事實，不特引述。

(三)門當戶對

傳統社會，階級有別，身分懸異，各依其門第，互相嫁娶，不同階級間的通婚常為社會所不贊許，因而形成階級的內婚制。從經傳上天子娶后嫁女於諸侯，諸侯互為婚姻，卿大夫互為婚姻的例子，以及勾踐使大夫文種求盟於吳所說：「請勾踐女女於王，大夫女女於大夫，士女女於士。」的說辭中，即可知其梗概。若士族與庶民通婚，則當為士族所不齒，為清議所不容。法律亦加明定，《唐律疏義》曰：「人各有耦，色類須同，良賤既殊，何宜配合。」(註十七)延至清代，這情況並無多大變易。如《浙江通志》提及杭州府的婚禮是「士大夫以門第相尚」，寧波府的「士大夫家締婚，

多尚門第。」金華府則「嫁女婚男，先擇門第。」《餘姚縣志》亦曰：「家矜譜系，推門第，品次甲乙，非大族類，即高貴不通婚姻。」此所謂門第，仍不外官宦世族，兩家門戶各相當者，換言之，即士庶之別。(註十八)

比較慎重的，還記入家譜，以為告誡。如《湖南匡氏續修族譜》曰：「族內子女婚配，必擇門戶相當之家，如以女利而嫁蒼頭之子為妻，既玷祖宗，且辱同宗，照律杖一百，將子女逐出外境，田產編入宗祠。」《臨淦窻前黃氏重修族譜》規定：「子女配合，無論遠近，必門第相當乃可。……其有貪圖厚奩重聘，不以門第為念者，共為斥之。」(註十九)

宜蘭的家譜雖乏明文規定婚嫁須重門第，但此觀念已為蘭人普遍接受，《馨香萬古》一文論到擺厘陳家就是很好的範例，曰：「清季以來，陳氏鑑湖堂一族在宜蘭縣的婚嫁對象，已到了門當戶對的局面，其嫁出、娶進者均為宜蘭閩閩之家，以前宜蘭人形容與鑑湖陳氏「攀成親戚」叫做「擺厘鑑湖陳氏的親戚做得到，(「到」字用台語念「趙」音)，勝過珍珠買一石」由此諺我們就可以了解其家世的鼎盛關係。」(註二十)從下一章所提宜蘭各望族間的婚姻配對，就可看出門戶觀念的深切影響。

(四)家風教養

家風乃家族婚姻對象選擇的另一項指標，所謂家風，就是以禮教道德為基礎，注重家庭的文化背景與家庭教養。如《宜春劉氏族譜》曰：「女與婿尚在幼年安知其賢淑與否，須看其家風何如。家風若好，賢淑可卜，將來為吾媳婦必能

孝敬翁姑，內助吾兒，子孫亦必賢肖，為吾女婿必能靜好無間，自然興家並業，吾女終身有靠，稍不慎于始，必貽患于后。」浙江《慈南乾溪章氏宗譜》亦曰：「擇婿不論貧富，必其先世積德有素而子弟純粹者，乃可立宗。求媳不論艷美，必其閨門防閑既正而女德夙優者，方可宜家。」（註二）因此，良好的家風可以幾代同堂，和樂融洽；反之，則易起勃谿，甚至分裂。

此一傳統習尚，宜蘭地區也是照章行事。《鍾氏族譜—月朗公派下族譜》曰：「念吾家祖宗，原是汀州府黃門侍郎宜族之後，嫁娶之事必擇故喬之輩，仁德禮義之家方可相對，此嫁娶不可不慎。」（註三）由於家族失和，出自父子或兄弟者少，但因婦姑或妯娌者夥，使得克守婦道，壓制女性，成為重要的家風。《松源蕭氏族譜》的《肅閨門》曰：「凡閨門不可不慎，婦人鮮知禮儀，為其夫者，必于平居之時先以正導之，如事姑舅，則先示之以敬；待妯娌，則先示之以和；御婢妾，則先示之以慈；鞠兒女，則先示之以愛；待骨肉，則先示之以勿薄；聞妖邪之說，則先示之以勿惑；遇外來之事，則先示之于尤；必嚴其內外，謹其出入；有不善者，小則小斥之，大則大斥之，而皆待之以恕，使其得以改之；其或甚焉而有害於大倫，則必割愛以全之，斯亦不以為過。」（註二）

（五）聘財資裝

傳統世家大族，一則受到儒家重義輕利的影響，經濟觀念淡薄，口不言錢；再則因其活在官僚世族之家，無論怎樣不以錢財為意，但財源仍滾滾而來，致使聯婚時不刻慕求財

富。（註四）儘管如此，資財作為婚姻成立的要件，古已有之。《儀禮》以納徵為締婚之確定階段，《禮記婚義疏》曰：「納徵，納聘財也。」即春秋之時稱納幣，中世以降，遂改聘財，即議婚之際，男家聘財之厚薄，女家妝奩之豐儉，均為兩家考慮結親的因素。（註五）

歷代以來的婚姻，捨門第與家風於不問，而特別重視財富也是常有的事。宋朝蔡襄曰：「娶婦何謂，欲以傳嗣，豈為財也。觀今之俗，娶其妻不顧門戶，直求資財。」司馬光更指出：「今俗之貪鄙者，將娶婦先問資妝之厚薄；將嫁女，先問聘財之多少。」（註六）清初夏之蓉敘述當時合婚情形：「將擇婦，必問資裝之厚薄，苟厚矣，婦雖不德，亦安以就之；將嫁女，必問聘財之豐儉，苟豐矣，婿雖不肖，亦利共所有，而不恤其他。」邵其衡作過題為「財婚」的詩曰：「古人重嘉耦，今人重財婚」、「既須計錢帛，亦復矜高門。」這反映清人給子女選婚，首先論對方的財產，其次才看對方的政治地位。（註七）事實上，財富與門第，二者關係密切，很難劃分。

清代臺灣漢人婚姻很強調財富。《臺灣府志》曰：「女鮮擇婿而婚姻論財。」（註八）謝金鑾亦曰：「婚喪沿俗，禮以貧富為豐歉，悉類內地。」（註九）這種以財產多寡或家境貧富為先決條件的婚姻行為，及為講究繁文縟節的排場，不惜大量浪費金錢的婚姻禮儀，實為社會重視財富的觀念和習俗趨向奢侈所使然，至於社會風氣重視財富，則是移民社會居民生計艱難，生活較為貧苦的緣故。事實上，若進一步的探討，可以發現婚姻論財和收受聘金陋俗的形成，兩性比例不均衡係其最核心的原因。由於移墾的人女性稀少，「

物以稀為貴」原則的支配下，女性的價值大大提高，財貨就成為婚娶重要的標準。（註三十）

婚姻重財畢竟不是件體面的事，能不能說，更不宜訴之文字，因此，筆者所見的宜蘭家譜，均無類似的記載。但預料得到的是，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，貨幣流通的加快，兼以土地買賣比之前代更加盛行發展，金錢、土地、資產也就成了世人朝思暮想所追求獲取的東西，而通過婚姻達到這一目的，則是一條捷徑。或以妻陪嫁奩物、田地解危救困，或靠出貸妻財得息以度日，或以妻之嫁資留置田地。至於「榜下捉婿」更是一條輕易獲取金銀財物，驟物天下的捷徑，尤其是日據時期，富農、豪商紛紛興起，成為望族婚姻圈的重要主角。筆者幼時，每遇有人婚嫁時，輒與家人親友群聚路旁觀看女方所送的嫁妝，並加論說一番，外人尚且如此關心，何況當事者，資財之誘惑，可見一斑。

（六）人品德行

有些家族在擇偶時，所注重的是人品。此人品包括風采與品德。前者如東晉南朝人物特重風標、容止、玄談，故婚媾必受這些價值觀念的影響，甚至孤陋的中下層，只要本人儀表風範符合社會趨向，也可婚媾高門。（註三二）

司馬光則強調後者，認為婚姻應首先察看女婿或兒媳的德性與行為，不要貪圖對方的富貴。只要男方有賢德，怎知以後他不富貴？若無賢德，即使眼前盛富，誰能擔保將來不落入貧賤。故曰：「婦者，家之所由盛衰也，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，彼挾其富貴，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，養成驕妒之性，異日為患，庸有極乎？因婦財以致富，依婦勢以取

貴，苟有丈夫之志氣者，能無愧乎？」（註三三）

持這種看法的宜蘭地區也有。擺厘陳家的《立家禮儀輯要》即曰：「婚姻不可論財，當先察其婿與婦之性行及家法如何，苟非其人，雖有高才，亦不可議親。」（註三四）

三、望族間的婚姻配對

經由上面的探討，擇偶條件要顧慮同姓不婚、異姓不婚、門當戶對、家風教養、聘財資粧、人品德行等諸多問題，導致合適的婚姻對象大為縮減，尤其是望族更缺乏選擇的空間，大都在世家大族或具特殊身份者之間擺盪。因此，這種望族階級的內婚制，使他們自成一个狹窄的婚姻圈，顯現關係密切的世婚之家。

（一）宜蘭望族的類型

問題是望族的條件為何？社會公認的尺度是什麼？各有說法，還真難有定論。筆者參用何啓民的觀點，略作補充，標出家族的地位，決定於如下要素：（註三五）

1. 人——人口多寡
2. 時——世代久暫
3. 位——祿位高低
4. 財——財產富貧
5. 名——名譽大小

不可能每個望族都能具備這五個條件，雖符合的比例愈高，愈能滿足望族的要求，事實上，有時僅具備某項條件，亦不失為望族。以此原則檢視宜蘭望族，大致可分成幾種類型：

1. 富農：蘭陽平原土地肥沃，極適耕作，清代號稱米倉。早期移民，只要勤奮耐勞，努力開墾，進而招佃收租，闢地日廣，假以時日，田園逾數十甲甚至數百甲，並非難事。這些家族雖無人名列科榜，但田產財富非常可觀，也是望族婚姻圈的重要一環，如頭城吳家、四城吳沙家族、七張林家、七結張家、大洲楊家、員山陳家、大湖呂家和俞家、結頭分的曾家等，其他各地的富農，為數更多。傳統社會耕讀傳家，因此，上述科舉望族在未中式前，大都屬於富農層級。

2. 科舉：科舉之旨，意在取士，為國掄才。中舉之後，無論身分、地位、升遷、財富等，均扶搖直上，令人艷羨。因此，文人莫不皓首窮經，企盼登榜，父兄則積極鼓勵子弟，刻苦向學，家規與對聯亦以此為訓，殷殷告誡。林氏家廟追遠堂屋頂的正脊，以剪黏手法，顯示「科甲聯登」四個字，由此可見清代宜蘭是如何的重視科舉。許多科舉望族就此先後興起，如進士楊士芳、開蘭舉人黃續緒、三舉一貢的李春波家、文學李望洋、文學林廷儀、五貢七秀才的黃學海、世代武科的擺厘陳家、員山武舉的周頂等，均是享譽蘭陽的科舉大族，其他因貢生、秀才而躋進望族之林的，不再盡列。

3. 豪商：清代宜蘭的食物百貨，多取於漳、泉，絲羅綾緞則資於江浙，各貨南北流通，郊商大戶舟行經營。（註三六）這種重商觀念，貿易發達的情況，豪商擁財自重，脫穎而出，成為新興望族。及至日據時期，情形更是明顯，加上所有清廷官員及部分讀書人到大陸去，雖留有少數文士及擔任日本政府的下級官吏，然已較乏士的階級，且以商業隨交通發達日益發展，商人地位大為提高，而為眾所矚目的商業望族，其經營範圍，除行郊外，更兼及各行各業。

（註三七）其代表人物，參看日據出版的列紳傳之類的專著，即可知悉宜蘭的商人望族還真不少。

4. 儒士：所謂儒士，大都是家境富有，飽讀群書，擅長詩文兼工書畫，然或因考運不濟而落第，或因臺灣割據而隱居，以設帳講學為業，弘揚教化為志，深具君子風範，望重鄉里。這種儒士家族雖非功名豪富，卻蘊含文化氣質與家庭教育，常為望族婚嫁爭取的對象。

5. 醫生：行醫就是要濟世救人，自古以來頗得社會的尊敬，而有「不為良相，當為良醫」的說法。就漢醫而言，習岐黃之術，概屬文人儒士出身，如合著《冤童晒》和《醫方大成》二書的名醫林拱辰和林以時，一是廩生，一是秀才。（註三八）又如羅東陳謙遜乃羅東杏林世家，清代曾賞受五品軍功。就西醫而言，醫生的身分地位更高，對望族的形成，更有推波助瀾的功效，如五結林木溪、宜蘭陳金波、擺厘陳喬岳、羅東陳進東等即是。

以下所述婚姻圈的對象以這些類型人物及其家族為主體，至於資料來源不外家譜記載和實地查訪。就前者而言，傳統社會重男輕女，其結果是一方面忽略本族女子，甚至完全不提，即間或提到其婚姻去路，也只說嫁某姓而不書及名字；另一方面對娶入之婦，也是同樣簡略，僅寫娶某氏，若婦家特別貴顯，才稍加註明某官某職之女、孫女或胞姊、胞妹，其他均無從深究。（註三九）就因家譜大都缺乏婚姻內容，使得實地查訪成為必要的過程。遺憾的是，訪問各望族後裔的結果，很多長者對其家族的婚配關係，印象相當模糊，別房的婚嫁情形幾乎無法明確說出。揆其原因，或許當時尚未發跡，或許對家已趨沒落，或許與平民家族結親，或許年代久

遠不復記憶。而且，有些望族子女未及婚嫁即告亡逝，更有少數人終身未娶。凡此婚姻對象不明確及無婚姻事實者，均不在討論之列。換言之，各家族的婚姻嫁娶資料以信而可徵者為限，致使後面所開列的各家族婚姻對數受到相當限制，較實有人數與結婚數縮減很多。

(二) 宜蘭望族的婚姻關係

以下舉出幾個宜蘭望族為例，並顯現其婚姻關係，箭頭表示嫁娶方向。

1. 宜蘭楊士芳家族：楊士芳家世以農為業，年及冠勵精勤奮，童試考取入泮，同治七年進士，欽點浙江省即用知縣，欽加同知五品銜，因丁父憂，不能赴任。光緒八年任宜蘭縣掌教，仰山書院祭酒，栽培後進，成就非凡。乙未鼎革時，添列救民局員，參與防備，旋登宜蘭廳參事，家門繁榮，富達四萬圓。（註四十一）其家族的婚姻關係為：

楊士芳之妹楊氏↓羅東望族協台陳輝煌

楊振芳之子楊庭柳↓壯圍茄苳林陳劉氏

楊士芳之子楊承漢↓宜蘭望族韓氏香

楊庭柳長子楊添蒲↓宜蘭擺厘富農陳氏味

楊庭柳次子楊添盛↓宜蘭碾米業李氏紅蟬

↘五結秀才陳萬來之女

↘宜蘭北門雜貨業鄭氏阿緞

楊庭柳三子楊清江↓員山大湖富農陳氏葱

楊添蒲之子楊坤西↓五結經營生意廖阿質

楊添蒲之子楊坤錫↓五結經營生意盧阿桎

楊添蒲之子楊坤木↓宜蘭西門經營生意李枝梅

楊添盛之子楊天琮↓宜蘭七張富農劉氏金

楊添盛之子楊天喜↓五結富農羅氏草

楊添盛之子楊天厚↓五結富農保正之女林玉葉

楊添盛之子楊天祥↓壯圍壯五富農王氏甘

楊添盛之子楊天在↓壯圍茄苳林富農李碧霞

楊添盛之子楊天泉↓礁溪盧美子

楊添盛之子楊天泳↓宜蘭東門經營生意王氏雪

楊添盛之子楊天信↓南投草屯富農簡氏幸

楊添盛之子楊天賜↓蘇澳郭美玲

楊添盛之女楊氏↓南投草屯富農簡氏

楊清江之子楊錫殿↓宜蘭東門漢醫劉淑杏

楊清江之子楊燦堤↓宜蘭擺厘富農王阿冠

楊承耀之子楊隆興↓宜蘭貢生李紹宗之女李幼

楊承耀之子楊隆泉↓宜蘭中北街望族石碧霞

楊隆興之子楊天賜↓早年赴大陸娶傅氏

楊隆興之子楊天祥↓土圍富農保正之女游美

2. 李及西家族：李及西秉性剛毅，明敏果斷，謀事無不之辦。自幼讀書，頗通理義。同治十年委辦義倉事務，十二年賑濟山西饑荒，因功議敘加陞同知銜，補用直隸知州，光緒四年賞給三代正五品封典。日治後，登任宜蘭廳參事，獻策地方利弊，邑民無不讚其功。資產約十餘萬圓，堪稱宜蘭首富。（註四十二）其家族婚姻關係為：

李添壽之子李文章↓宜蘭通譯楊再溪之妹

李捷元之子李啓綸↓宜蘭進士楊士芳之五女楊紅棗

李捷元之子李香國↓宜蘭望族例貢黃斌堂孫女黃阿葉

李捷元之子李有三↓外員山大族游氏

李捷元之子李有成↑外員山吳秀才之女

李賢宗之子李時禮↑宜蘭富商黃阿西之女

李啓綸長子李本烈↑宜蘭七結富農郭氏

李啓綸次子李本廉↑宜蘭楊進士之姪女楊笋

李啓綸四子李本鏞↑宜蘭南門富商游洽德之女

李啓綸五子李本璧↑宜蘭富商鍾壽養之女鍾瑞蘭

李啓綸之女李雙淑↓礁溪四城大竹園吳子生

李朝安之子李錫坤↑宜蘭商人林氏之女

李朝安之子李錫隆↑羅東望族藍家

李朝安之子李錫樓↑羅東望族藍家

李有三之子李坤木↑外員山大族游氏

李有成之子李阿明↑宜蘭賴氏

李有成之女李阿瑤↓礁溪林秀才之後

李啓綸之女李氏↓宜蘭商號老元香黃氏

李啓綸之女李氏↓礁溪四城大竹園吳氏

3. 鍾朝宗家族：鍾家於嘉慶年間移墾宜蘭，以農維生，至朝宗始受業於米穀商，在輾米工廠工作時，凡事皆勤，力學而後精於經營之道，老闆疼愛有加，並許配女兒爲妻，朝宗並不因而奢浮，更勤於裡外，財富俱增，致成宜蘭富豪，日治時代位列臺灣名人榜上。（註四二）其婚姻關係爲：

鍾娘養長子鍾朝宗↑五間林氏紅柑

↘二城沈氏阿桂

↘冬山莊氏阿惜

鍾娘養次子鍾壽養↑宜蘭三鬮吳氏阿金

鍾娘養之女鍾阿梅↓宜蘭富家林本鑫

鍾朝宗之子鍾阿在↑羅東望族張新掌之女張阿英

鍾朝宗之子鍾旺輝↑壯圍大福望族陳氏阿罔

鍾朝宗之子鍾清池↑冬山江氏阿梅

鍾朝宗之子鍾阿泉↑冬山林氏翠娥

鍾朝宗之子鍾阿標↑冬山李氏文里

鍾朝宗之女鍾阿菊↓宜蘭擺厘望族陳錫圻

鍾朝宗之女鍾阿珠↓宜蘭東門林氏

鍾壽養之子鍾阿鴻↑礁溪龍潭吳氏阿笑

鍾壽養之子鍾阿堃↑宜蘭慶和街富家王氏

鍾壽養之女鍾氏↓宜蘭中北街殷商林氏

鍾壽養之女鍾氏↓三星大洲富農楊氏

鍾壽養之女鍾瑞蘭↓宜蘭首富望族之後李本璧

4. 陳金波家族：陳金波家境富有，父爲漢醫，少時研讀四書五經，以秉性聰慧，進步神速，大正二年畢業於總督府醫學校，曾服務宜蘭醫院，後東渡日本，進東京大學醫學部研究，返臺後在宜蘭北門設太平醫院，懸壺濟世。陳氏熱心公益，曾任臺灣文化協會理事，仰山吟社社長。（註四三）其長子陳熙春克紹箕裘，繼續接長醫院，真是醫師世家。其婚姻關係爲：

陳國興之子陳步登↑五間中農黃氏

陳步登之子陳鳳鳴↑宜蘭北門望族江氏

陳步登之女陳氏↓宜蘭慈安里中農

陳鳳鳴之子陳俊清↑宜蘭望族廖燦堂之姑

陳鳳鳴之子陳金波↑宜蘭望族韓火土之姑

↘員山臻巷村中農曾氏

陳鳳鳴之女陳氏↓礁溪四城中農王氏

陳鳳鳴之女陳書↓員山武舉姪孫周時英

陳鳳鳴之女陳氏↓宜蘭一結中農莊氏

陳俊清之子陳廷章↓宜蘭北門謝氏望族

陳金波長子陳熙春↑屏東曾氏

陳金波次子陳樹春↑留學日本娶日本人

陳金波三子陳浴春↑宜蘭鄰居吳氏

陳金波長女陳氏↓桃園楊梅古醫師

陳金波次女陳氏↓宜蘭北門望族石家

陳金波三女陳氏↓羅東望族洪阿極之子洪醫師

陳金波四女陳氏↓宜蘭簡氏冠姑之子

陳金波六女陳氏↓宜蘭望族廖燦堂之媳

陳金波七女陳氏↓臺北林氏

5. 陳進財家族：陳進財羅東竹林豪農，父加添任清代清水溝堡總理，嗣子亦曾亦長清水溝區庄長。進財天性正直，幼少讀書，能通大義。十六歲廢學歸農，雲樵月耕，惟以勤儉敦本。凡公益諸事，並義所存，喜捨千金而不惜，日治初期，推存保正，家產稱十一萬圓。（註四四）其婚姻關係為：

陳加添之子陳進財↑紅水溝冬山庄楊萬全長女楊笨

陳進財長子陳在田↑壯圍美福康紹卿長女康專

陳進財次子陳水塘↑宜蘭巽門游守度長女游絲

／紅水溝補城地魏金生長女魏文

陳進財三字陳在濱↑清水溝歪仔歪吳永祿四女吳敦

陳進財五子陳東山↑二結堡下三結盧石養次女盧幼

陳在田之子陳茂火↑羅東望族藍溫淇之女藍金

陳水塘長子陳呈祥↑宜蘭北門望族石煥長五女石滿

陳水塘次子陳呈禧↑五結望族醫師林木溪次女林惜

6. 陳輝煌家族：清代中葉，溪南地區治安不佳，陳輝煌

倡議富民養勇以自衛，乃募集二百餘戶，效屯田之策，拓墾三星面積達八百餘甲。同治十三年闢建蘇花古道，陳輝煌自請開路先鋒，功績卓著，敘功論賞。光緒十年，法人侵台，輝煌鎮守蘇澳，轉防基隆，以勞績擢為協台。陳氏發展企業，獲利甚豐，家道榮盛。（註四五）其婚姻關係為：

陳復生之子陳輝煌↑原住民會長潘那目之女潘氏

／宜蘭進士楊士芳之妹楊氏

／羅東承德郎劉振勳之女劉氏

／基隆名花林榮輝之女林氏

陳輝煌長子陳振田↑冬山武舉李溶川之姪女李氏

陳輝煌次子陳振業↑羅東地主李氏

陳輝煌三子陳振光↑宜蘭秀才游會東三女游氏

陳振田之子陳亞養↑下三結大族西皮頭之女林氏

陳振田之子陳真烽↑五結富農藍氏菊

陳振田之子陳氏↑冬山武淵林氏

陳振業長子陳泗滄↑五結大族黃氏番婆

陳振業次子陳逸松↑基隆礦業巨子顏雲年之女顏氏

陳振業養女陳阿素↓羅東李氏

陳振光長子陳進東↑羅東名醫林捷龍之女林桂靜

陳振光次子陳進富↑羅東鄰居江彩雲

陳振光三子陳長庚↑羅東大族吳木枝之女陳悠女

陳振光長女陳阿桂↓羅東望族藍增呈

陳振光次女陳碧霞↓彰化二林大族謝報

陳振光三女陳碧嬌↓羅東富家吳煌錡

四、宜蘭望族婚姻圈的探討

從上面的婚姻網絡中，可以反映出當時的婚姻現象與家族社會。

(一) 門戶成見仍深

傳統門當戶對的觀念，仍為早期宜蘭婚姻擇偶所信守。雖然不至於每次娶進和嫁出，都要相匹配，但也都夠得上地方仕紳。如李及西的對手親家有楊再溪家、進士楊士芳家、五貢生七秀才的黃家、大族游家、秀才吳家、富商黃阿西家、富農郭家、富商游家、富商鍾家、望族藍家等。其他的望族婚姻亦大率如是，但如屬普通民家，則以身家清白，住在鄰近，口碑良佳為尚。反之，彼此差距懸殊，就難以配對，倘或有之，當有緣故，如羅東某望族之女，因較懶散，不討人喜，其長輩沒刻意找對象，就隨意將其嫁出。

為何人人羨慕地主、富商、科舉？從婚姻圈或可得到答案。這些在未功成名就前，仍是清苦之家，其配偶當非顯赫家族，而是一般民家。宜蘭鍾家發跡於十五世的娘養公，致富於十六世的鍾朝宗，雖然朝宗先後娶親四次，然這些夫人都來自普通家族，良養公及其先世的妻室就更不足多論。及至十七世時，鍾家已富甲一方，躋身名流，故其婚姻對象均大有來頭。再舉宜蘭北門陳家為例，其十六世陳步登業地理師，中年以後，收入頗豐，善積財產，唯他成親之時，還在起步之中，因此，其岳家和舅家僅為一般農民而已。但到子輩和孫輩時，已望重鄰閭，嫁娶的對象須要慎重選擇。宜蘭其他仕紳大族的情形亦復如此，即發跡先後的婚姻選擇出現明顯的差異。

另外還有一種差異性，就是同家族內，各房分居，努力

奮鬥，經過一段時間後，有的房成就斐然，有的房則乏善可陳，處此情景，對手親家也就截然不同。據員山武舉周家第二十世周末全先生說，大房善於經商，開設錢莊，後來家道中落，盛況不再，房親紛紛出外謀生，其婚姻對象如屬中等之家，已是幸運。

凡此足以說明宜蘭傳統漢人家族婚姻的門戶成見，仍難克服。

(二) 親疏有別

親疏觀念是理解傳統家族的重要概念，當然用在婚姻圈也十分貼切。一個家族中，不可能每房的表現都很優秀傑出，此時，傑出房頭的子孫，當然容易跟望族結親，距此傑出房頭的血緣關係愈近，受到其餘蔭的機會就愈大；反之，離此房頭愈遠，關係就愈疏，在婚配的選擇上，就愈派不上用場。

茲以楊進士家族為例，楊家原本清苦，後楊士芳獲得科舉功名，譽滿蘭陽，兄弟也跟著沾光，但不能否認的是，這些兄弟的聲望地位無法與楊士芳比擬。就婚嫁對象而言，與楊士芳直系子孫結親的有望族的韓家、三舉一貢的李家李幼、中北街望族的石家等。而楊士芳三兄振芳的子孫雖也跟富家婚配，然大都限於富農、地主、殷商，其能如此，乃託楊進士之福所致，所以振芳的親家之聲望，就稍遜於士芳的親家。至於楊士芳的堂兄弟等，因關係更為疏遠，結婚對象就不必刻意選擇。又如宜蘭北門陳家極為傑出，三代業醫，其父鳳鳴是漢醫，金波與子熙春學西醫，這一房系的婚姻圈有武舉周家、宜蘭望族江氏、韓氏、謝氏、石氏，羅東望族洪

氏。其他房支則屬旁系，跟望族結親的機會就相對減少。

傳統家族以男子為主體，如族中某房男子早逝，留下孤兒寡婦，可能會受到族親的輕視與輕侮，表現在其子女的婚姻上，無論費用與對象都較簡略，因無父祖作主，只好由其他族親代理，基於親疏觀念，姪子不如兒子來得親，因此族親難以慎重其事的替姪子慎選對象，造成大家族內，有男系長輩的房支之婚事，得到較多的照顧。反之，孤兒寡婦之房支要找望族為嫁娶對象，就很困難，原因很簡單，除本家族親的理由外，親家也有些顧慮，怕女兒嫁過去後，無男系長輩坐鎮，容易被別房欺侮；同樣道理，如屬對等的家族，娶媳婦時，也儘量避開無父親房支的女子。縣內某些望族，就有此現象，為免困擾，不舉例說明。

以上是自然親疏關係所影響的婚姻配對，還有一種是人為的親疏關係，即決定家族事務掌權者。尚有一種也是親疏關係所形成的現象，就是當家裡人丁興旺，原有家屋不敷居住時，紓解之道，一方面在合院或住宅向兩邊或後面延伸增建護龍或進落，一方面則在合院住宅的週邊另建房舍，這兩種情形都是圍繞公廳牌位而居住，彼此關係密切。另一方面是有的房支遷徙外地，來往費時，與原族親的關係逐漸疏遠，造成仍住舊宅的家族依然維持望族的遺緒，而移居他處的房支，因人單勢弱，雖還是望族的親屬，但已益趨淡薄，此一現象表現在婚姻的配對上，很顯然的，前者的家世要優於後者。換言之，住舊宅的族親，繼續承受原有的光環，容易與望族結親；相對而言，出外族親遠離核心，其婚配的家世就不很顯赫。如清代宜蘭首富李及西的三子固守原有大宅院，長子和次子稍後遷出，使得跟李家第三房結親的有進士

楊士芳家、五貢生七秀才的黃家、秀才吳家、富商游家、豪戶鍾家，至於和長房、次房婚配的家世雖也不差，如楊再溪家，然較諸三房，難免遜色些。

此外，族內掌權者對後輩的偏愛，也會影響婚姻的選擇。大致說來，族長所喜歡的子女，就會考慮其未來幸福，而圈定良好的對象；反之，得不到族長歡心的後輩，想結親名門，可就不容易。大家族中，這種情形應屢見不鮮，只是缺乏文字資料，田野調查時，雖聽過耆老提及，但語焉不詳，且也不便記述。

上述婚姻配對的狀況，均可視為親疏原則的具體表現。

(三) 婚姻區域

婚姻是兩家的事，這兩家或許近在咫尺，可能相隔很遠，甚至一方住在縣外，此婚姻的區域分布，背後隱藏著深刻的社會意義。

宜蘭早在清代就有西勢、東勢之說，後演變為溪北、溪南，原先只是形勢上的自然分界，結果造成人為上的種種區劃，直到今日，仍是各項建設的爭端話題。因此，蘭陽溪可說是宜蘭人難以跨越的心理與生活的鴻溝，殆不為過，時代愈早，愈是如此。如以溪北和溪南各自形成地理上的婚姻圈，加以探討也很合乎宜蘭發展的實情。茲將溪北、溪南和縣外的婚姻對數列表，以作說明。

家族別	溪北	溪南	縣外	省外	總計
楊士芳	十七	七	二	一	二七
李及西	十七	二	〇	〇	十九
鍾朝宗	十二	六	〇	〇	十八
陳金波	十五	一	三	一	二十
陳進財	三	六	〇	〇	九
陳輝煌	二	十四	三	〇	十九

1. 鄉鎮市內

宜蘭自設廳以來，建置區劃屢有變更，使得婚姻區域很難界定，目前鄉鎮市行政區域的範圍與過去頗為雷同，因此，以之作爲婚姻圈的分析依據，應屬恰當。

事實上，婚姻的雙方不僅住在同區域內，有的還是鄰居。如宜蘭陳鳳鳴與北門望族江氏、陳廷章與北門望族謝氏、陳浴春娶附近吳氏、陳金波次女嫁北門望族石家，又如鍾壽養之女嫁中北街富商林氏、鍾朝宗之女嫁東門林氏等，這種情形大都因相互認識，時有往來，彼此了解，不必託人探聽家世。由於結婚耗錢費事，一般中下階層的家庭，籌措不易，爲圖節省，只要鄰近有合適的對象，雙方族長贊成，就可完成終身大事，以鄰居結親的案例，普通家庭可能較望族來得多些。

鄰居結親固然理想，但範圍狹窄，滿意的對象也少，門當戶對的望族就更難得，如將婚姻範圍擴大到以鄉鎮市爲單位，機會就增加很多，此爲蘭陽地區最普遍的婚姻圈。如林

煥基家族十五對嫁娶中，雙方都在宜蘭市的有八對；鍾朝宗家族是十八對中有八對；陳金波家族是二十對中的十一對；羅東的陳輝煌是十九對中的八對；這種機率應算很高，其他家族亦相去無多。比較例外的是羅東陳進財家族，因陳家致富於日治時代，已屬偏晚，約略的說，婚姻範圍的擴大與時間的晚後成正比，造成陳家的婚姻圈超過羅東鎮外，爲數較多；再者，陳家的婚配只有九對，數目不多，因而較難顯示比例的區隔意義。

2. 溪北溪南

溪北地區包括宜蘭市、員山鄉、壯圍鄉、礁溪鄉、頭城鎮，原則上，望族大都住在宜蘭市，彼此互相通婚的機會轉多，如在市內沒有適當的對象，就擴及鄰近鄉鎮的大戶人家，如林本源娶民壯圍王氏、林本泉娶員山大湖富農呂氏、林煥基之女分別嫁到員山，使得林家的十五件婚嫁，溪北就達十二件。陳金波家族的姻親也大多在溪北境內。宜蘭首富李及西的後裔繁多，但與溪南通婚的卻寥寥數件而已。鍾家的姻親限於溪北的比例雖低於前述各家族，然亦達三分之二之數，即佔十八件中的十二件。

羅東、五結、冬山、三星、蘇澳、南澳、大同等鄉鎮統稱溪南，其家族的婚姻圈也是儘量的在此範圍內。如羅東陳輝煌家族的親家大都在溪南地區。而竹林富農陳家九件婚事中的六件，不脫羅東、五結和冬山。其他望族如藍家、十六份張家、五結廩生張家、冬山江家的情況亦相去無多。

從溪北和溪南各婚姻圈的形成，可見蘭陽溪還真扮演楚河漢界的作用，宜蘭人的地域觀念由此得到更確切的證明。

3. 縣境之內

就蘭陽平原而言，蘭陽溪是天然的分界，但以大環境來看，整個宜蘭地區對外阻絕隔離，自成完整地域；而且宜蘭的開發自北而南，嘉慶年間，溪北墾地闢盡後，就已越過蘭陽溪，進至溪南繼續拓展。隨著時序的推移，人口的增加，道路的便捷，南來北往逐漸頻繁，兼以溪南也不乏出色的望族、富商等仕紳階層，尤以清末以後為甚，無形中，擴大婚姻選擇的機會，儘管溪北和溪南各婚姻圈仍很堅實，但打破藩籬，接受南北一家親的觀念，也在形成之中。

基於這樣的理由，加上某些特殊因素，宜蘭婚姻圈就以縣為範圍。如宜蘭鍾家娶溪南的媳婦有六位，其中冬山就佔四位，較其他家族為多，經詢其族中耆老得知，鍾朝宗之妻莊氏是冬山人，莊氏曾帶養三個幼女，後來莊氏將此三女分別嫁給朝宗之子清池、阿泉、阿標，如無此緣故，鍾家或許會減少與冬山人結親的機會。又如楊進士之兄楊振芳家跟溪南五結婚配就有五件之多，據八十二歲的楊天喜老先生之說辭，一是楊氏以富農、經商為主，而五結是溪南地區海路的門戶，生意人居多，同質性很高；另一理由是早期進門的五結媳婦，認真勤勞，深獲好評，此後家中有人結婚，以五結人為優先考慮對象。宜蘭李氏家族李朝安有兩個兒子，各娶羅東望族藍家之女，可能也是類似的情形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羅東陳輝煌為結交望族仕紳，提高社會地位，娶宜蘭楊進士的胞妹楊氏為妻。（註四六）此乃清代溪南和溪北望族聯姻的典例。其他如宜蘭李及西、陳金波、李春波、林煥基等，羅東的陳進財、張達猷、藍新等南北互相

通婚，亦有其例，但已非清代的事。因此，宜蘭婚姻圈區域的擴大，是在日治時期。

4. 縣境之外

宜蘭地形封閉，聯外困難，終清治台之世，宜蘭人很少跟外界接觸。但光緒二十一年（一八九五），馬關條約訂後，日本統領臺灣，進行各種建設，大開國人眼界，大正十三年（一九二四），宜蘭到臺北的鐵路通車，極利宜蘭人出外遠行，加上新思潮的影響，傳統婚姻的束縛逐漸鬆綁，少數望族子弟的婚姻對象不再局限縣內，他們藉旅行之便，認識外縣的異姓，進而結為連理，無意間，延展宜蘭婚姻圈的範圍。

到外地求學是擇偶最佳的方式。如宜蘭陳金波長女赴基隆讀高女，經老師的介紹，與同樣離家唸書的桃園楊梅古氏交往，後成為古醫師之夫人。羅東陳振光之次女陳碧霞在負笈日本時，認識彰化二林大族謝氏，返臺後完婚。此外，林煥基、李及西、陳金波、楊振芳、陳輝煌等家族也另見跟外縣市聯姻的情形，其中不乏遠至屏東、南投者。還有深入大陸求學而娶內地女子，如楊士芳之曾孫娶大陸人傅氏為妻，而陳楸春留學日本，當了日本人的女婿，更是少見的例子。

雖然日治時期宜蘭人與外地聯姻數見不鮮，但清代已有入開其先例，就是黃纘緒和陳輝煌兩人。黃氏在福建任官期間，曾小住濟助過他的員外處，員外有女貌美，黃氏欲娶之，員外捨不得女兒渡臺，恐其受苦，代之以救過他的婢女，此為黃氏家譜中的福州媽。（註四七）而陳輝煌曾於中法戰爭時，駐守基隆，後以基隆名花林榮輝之女為側室。（註四八）

這兩個特例是利用任官之便，就地找個墳房，而非德配正室。

五、宜蘭職業婚姻圈的探討——以醫生為例

嘉慶十七年（一八〇七）噶瑪蘭廳設置之初，開蘭知府楊廷理深感文教的重要，同時成立仰山書院，學規是「敦實行、看書理、正文體、崇詩學」和「讀書以立品為重，讀書以成物為急」，入學書生須嚴格遵守。道光三年（一八二三），獲准於漢學中別立蘭字號之科考員額，其迭有增額，使噶瑪蘭學風大興，文風鼎盛，誠乎沈葆楨譽曰：「淡蘭文風為全臺之冠」，而有「海濱鄒魯」之美譽，自道光以至光緒，科甲上榜者計進士一人、文學十三人，貢生以次更是不勝枚舉。（註四九）雖然清代宜蘭文人倍出，但出外仕途的猶如鳳毛麟角，僅文學李望洋在甘肅先後任知州十年、進士楊士芳欽點即用紹興知縣，甫赴紹興縣，即丁父憂返籍，遂不復出；文學黃續緒曾見用於姚瑩數年，武舉胡捷登曾追隨左宗棠征戰，後回鄉養傷。除李望洋外，均為官甚短，其他科舉人物則無意宦場，因此，宜蘭地區中式者固多，卻無法形成世代的官家士族。

在農墾經濟方面，楊廷理不願業戶坐大，指其積弊，予以廢除。柯培元曰：「臺中獨蘭無業戶，……臺之所謂業戶也，今蘭中散佃各支文單，既有開墾，辦有成案，亦未便使業戶坐享其利。」（註五〇）就因設廳伊始，力裁業戶，使開蘭家族的經濟力量無法繼續擴張，導致噶瑪蘭地區始終沒有出現過超級的豪門大族。（註五一）相對而言，土地和財產就較平均分配，據大正年間《臺灣列紳傳》的記載，日治初期，

宜蘭地區資產逾十萬圓的只有李及西和陳進財家族，但積財數萬圓的家族倒是很多。（註五二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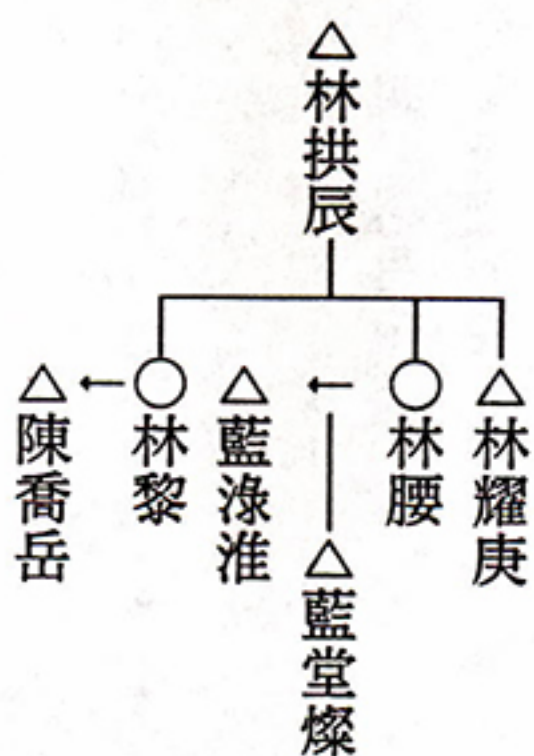
由此看來，宜蘭地區缺乏強而有力政治世家與經濟豪族，加上宜蘭開發較晚，時間不夠綿長，土地不夠寬廣，資源不夠豐裕，只以一種出身經歷，難登社會高層，所以，單一型態的或士或農或商的望族相當少見。換言之，大都望族兼具科舉、地主、富商的多重角色，而且彼此地位與財勢大致在伯仲之間，難有顯赫的特例。這種情形表現在配偶上，看不出單純而明顯的婚姻圈。以科舉而言，宜蘭比較有名的科舉家族，如三舉人一貢生的李家、五貢生七秀才的黃家、中式武科十餘人的擺厘陳家，其成員的對手親家，很多均非科舉出身。以資產而言，與號稱首富的李及西子孫聯婚的家族，亦未必盡是富厚之家。此外，因為宜蘭的望族後來大都進行多方面經營，由科舉而經營土地和水利的，如李春波家；由從政而購置田產的，如李望洋家；由拓墾而走上仕途的，如陳輝煌；由經商致富而捐官的，如李及西等。及至日治以後，許多望族則發展企業，其他各家族亦循此轉化的模式，以延續其望族的生命。因此，很難將其歸為那一類的望族，這也是無法建立單純而明顯的婚姻圈的另一因素。

在望族的職業轉化中，一個新興的特殊行業漸受重視，就是醫生。甲午戰後，日本統治臺灣，其殖民政策的特色就是差別待遇，在教育上採行愚民手段，只開放少數具有實用性質的學校給臺灣人就讀，使得醫師成為趨之若鶩的職業。（註五三）總督府醫學校是當時臺灣最高學府，畢業生無論在公立醫院就職，或自己開業行醫，均受社會人士的尊重，成就非凡，積聚相當的財富，或被推選為信用組合長，或被選

為市街協議會議員，甚或被遴選為總督府評議會員，而為臺灣人的政治領導階層。(註五四)

論及醫學校學生的出身應皆望族或富家子弟，否則一般家庭維生尚且不易，怎有餘力供其求學。尤有進者，在婚姻方面，醫生也呈現典型的中產階級以上的特色，因其收入豐厚，地位崇高，且屬自由業。造成婚姻上的優厚條件，在「門當戶對」的要求下，「新科舉」出身的醫生即可光耀門楣，與望族通婚。(註五五) 同時，這些閃亮的社會菁英，彼此自我認同，成為新的族群。茲舉數例於後：

1. 林拱辰家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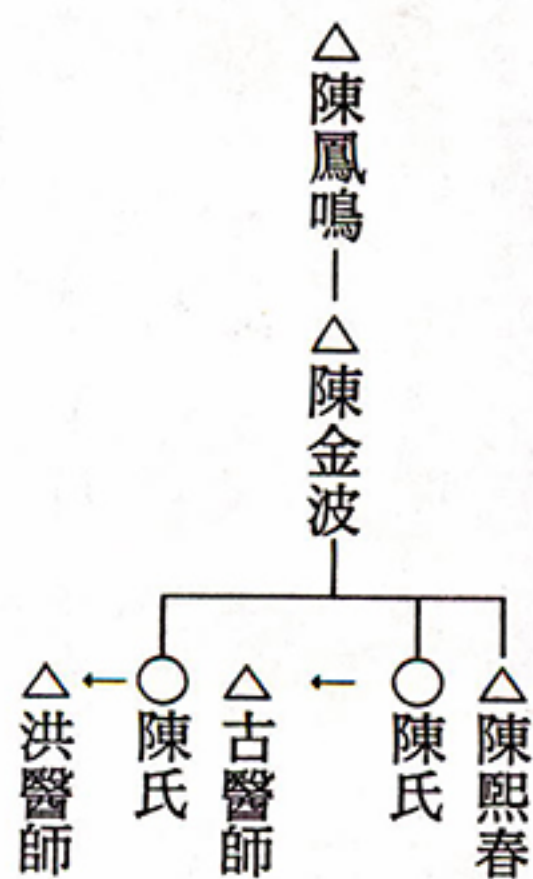
(1) 林振辰：宜蘭望族清代廩生，研習漢醫，著「醫方大成」。

(2) 林耀庚：林拱辰長子，攻讀漢學，總督府醫學校畢業。

(3) 藍堂燦：林拱辰外孫，羅東望族藍淥淮之子，日本京城齒醫專畢業。

(4) 陳喬岳：林拱辰外孫，宜蘭擺厘族陳家，出身日本大學齒科部。

2. 陳金波家族



(1) 陳鳳鳴：清代漢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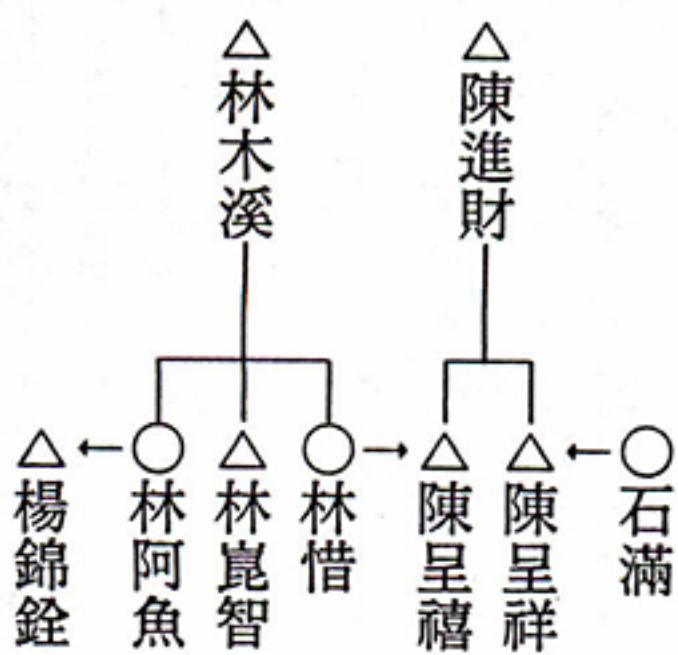
(2) 陳金波：陳鳳鳴之子，少時研讀經書，畢業於總督府醫學校，後赴日本東京大學醫學部深造。

(3) 陳熙春：陳金波之子，臺灣大學醫學院畢業，接掌其所設之太平醫院。

(4) 古醫師：陳金波女婿，桃園人，業醫。

(5) 洪醫師：陳金波女婿，羅東士紳洪阿桺之子，臺灣大學醫學院畢業。

3. 林木溪家族



(1) 林木溪：五結望族，總督府醫學校畢業，開設利生

醫院。

(2) 林崑智：林木溪長子，韓國平壤醫學專門學校畢業。

(3) 楊錦銓：林木溪女婿，臺北人，業醫。

(4) 陳呈祥：羅東望族陳進財長子，日本愛知醫科大學畢業，與林家熟稔，介紹其弟呈禧與林家結親。

(5) 石滿：出身宜蘭望族石家，日本京都女子醫專畢業。

從以上三個實例，吾人可稍加引述：

其一，望族出身：案例中所涉及世居宜蘭境內的八個家族都是有名的望族。就日據時期而言陳進財家產稱十一萬圓，擺厘陳家亦近十萬圓，林拱辰富凡二萬圓，藍新資產約十二萬圓，均是富甲一方的豪門。(註五六)其他林木溪家族、石滿家族、陳金波家族和洪阿樞家族亦不遑多讓，他們的事蹟至今仍為宜蘭人津津樂道。

其二，父子相續：為維持醫生此一優良職業，並以之作指標，各家族無不鼓勵子弟克紹箕裘，繼承世業，因此，大都父子相續。由於晚清至日據，年限不長，只提及二、三代而已。事實上，光復後，其子孫習醫者亦是普遍，如羅東望族陳謙遜前後共五代學習，藍淥淮、林木溪和洪阿樞也是代有醫生。

其三，擴大聯婚：光復後，醫生更是人人羨慕的行業，醫學系為學子們的第一志願，使得父子相續的延伸，在父母的期待，彼此自我的肯定、保持優良的品種與維護既有的財產等的情境下，擴大醫生聯婚，形成醫生世家。這種在自己

團體內尋找配偶，即所謂「階級的內群婚配」。(註五七)如將學醫的兒子、媳婦、女兒、女婿及堂兄弟及其子輩合併計算，有些家族足可開設頗具規模的綜合醫院。像羅東望族陳進東就是很好的顯例，其他如藍家、洪家等亦有此實力，但這已是光復後的事，不在本文討論之列，僅記於此，聊備參考。

六、結 論

以前中國有物以類聚，人以群分的說法，近代生物學家也告訴我們物類相聚的道理，優生學也強調這種類聚匹配的原則。在婚姻上，《左傳》的「齊大非偶」之言，就足以證明此經驗的存在。後世家族制度日益發達，門第觀念逐漸牢不可破，望族聯姻十分普遍，更加深此一經驗的可靠性。

(註五八)宜蘭望族婚姻圈的形成，亦可為此作很好的註腳。

吾人深知，儘管地方史的區域有所局限，但含括的事物包羅萬象，「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」就是這個道理。面對如此龐雜豐富的内容，真有教人不知從何著手的困境。解決之道，從家族切入是很好主意，因幾乎任何地方事務直接或間接都離不開家族的關係。易言之，了解家族，地方更可窺知其半。而望族又是家族中的顯赫者，其彼此間的互動往來，足可影響地方的動向，最能顯現其互動關係，莫過於婚姻圈的形成。因此，本文之作，不僅探討宜蘭望族間的聯姻關係，進而對宜蘭地方史的了解，或有一定程度的作用。

【附 註】

(註一)：引自王政編著，《社會問題的連環性》(臺北，正中書

- 局，民國五十三年十一月），頁八五。
- (註二)：潘光旦，《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》（上海，新華書店，一九九一年十二月），頁五。
- (註三)：毛漢光，《中古大族著房婚姻之研究》，《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，第五十六本第四分（臺北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民國七十四年十二月），頁六二〇。
- (註四)：林美蓉，《漢語親屬稱謂的結構分析》（臺北，稻鄉出版社，民國七十九年四月），頁二九六—二九七。
- (註五)：陳鵬，《中國婚姻史稿》（北京，中華書局，一九九〇年八月），頁三九二—三九五。
- (註六)：陳金田譯，《臺灣私法》，第二卷（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民國八十二年二月），頁五〇八。
- (註七)：歐陽宗書，《合二姓之好傳祖宗血脈——從家譜透視中國古代宗族婚姻》，載《中國民間文化》，第七集（上海，學林出版社，一九九二年九月），頁四八。
- (註八)：陳金田譯，《臺灣私法》，第二卷，頁五〇八。
- (註九)：張方鏗編著，《張氏族譜》（華日公祭祀公業委員會，民國六十九年五月），頁一二九。
- (註十)：陳永瑞編撰，《太傅派陳樸直公族譜》（宜蘭，民國七十三年五月），頁七。
- (註十一)：陳金田譯，《臺灣私法》，第二卷，頁五〇九。
- (註十二)：游永德編輯，《游氏追遠堂族譜》（宜蘭壯圍，游姓祠廟追遠堂管理委員會，民國六十九年十二月），頁十八。
- (註十三)：陳玉崑，《陳氏族譜》（宜蘭，民國六十九年八月），頁一。
- (註十四)：林性派主編，《林氏大族譜》（宜蘭礁溪，林氏大族譜編輯委員會，民國六十五年十二月），頁一—五。
- (註十五)：鍾茂樹，《鍾氏族譜——月朗公派下家譜》（宜蘭，一九九一年十一月），頁五。
- (註十六)：林義川，《林家族譜沿革》（宜蘭蘇澳，一九八八年八月），頁一。
- (註十七)：瞿同祖，《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》（臺北，里仁書局，民國七十一年十二月），頁二一七—二二一。
- (註十八)：陳鵬，《中國婚姻史稿》，頁六八。
- (註十九)：歐陽宗書，《合二姓之好傳祖宗血脈——從家譜透視中國古代宗族婚姻》，頁四九。
- (註二十)：《馨香萬古》，載陳文隆編纂，《鑑湖陳氏源流》（宜蘭，一九九三年七月），頁一一九—一二〇。
- (註二一)：歐陽宗書，《合二姓之好傳祖宗血脈——從家譜透視中國古代宗族婚姻》，頁五十。
- (註二二)：鍾茂樹，《鍾氏族譜——月朗公派下家譜》，頁十。
- (註二三)：蕭金合等編，《松源蕭氏族譜》（臺北，民國四十八年十月），頁十二—十三。
- (註二四)：達良，《中華姓氏通書——王姓》（海南出版社，一九九三年二月），頁二五二。
- (註二五)：陳鵬，《中國婚姻史稿》，頁一二九。
- (註二六)：方建新，《宋代婚姻論財》，《歷史研究》，總第一八一期（北京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一九八六年），頁一七八—一七九。
- (註二七)：馮爾康、常建華，《清人社會生活》（天津，人民出版社，一九九〇年七月），頁二一九—二二〇。
- (註二八)：高拱乾，《臺灣府志·風土志》（臺北，國防研究院，臺灣叢書第一輯第一冊，民國五十七年十月），頁一八二。
- (註二九)：謝金鑒，《續修臺灣縣志·地志》（臺北，國防研究院

- ，臺灣叢書第一輯第四冊，民國五十七年十月），頁五十。
- (註三十)：廖風德，〈清代臺灣婚約中反映之婚制〉，《歷史學報》，第五期（臺北，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，民國七十六年五月），頁六三一—六四。
- (註三一)：方建新，〈宋代婚姻論財〉，頁一八九。
- (註三二)：葉妙娜，〈東晉南朝僑姓世族之婚媾〉，《歷史研究》，總第一八一期（北京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一九八六年），頁一六一。
- (註三三)：李曉東，〈中國封建家禮〉（西安，人民出版社，一九八六年十二月），頁一四〇。
- (註三四)：陳喬岳編撰，〈擺厘陳家族譜〉（宜蘭，昭和十一年元月），頁四四。
- (註三五)：何啓民，〈鼎食之家——世家大族〉，載杜正勝編，〈吾土與吾民〉（臺北，聯經出版公司，中國文化新論社會篇，民國七十一年十一月），頁四二。
- (註三六)：柯培元，〈噶瑪蘭志略〉（宜蘭縣政府，民國七十年六月），頁一一六—一一七。
- (註三七)：陳金田譯，〈臺灣私法〉，第三卷（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民國八十二年六月），頁一二五。
- (註三八)：林桂川，〈林拱辰先生詩文集序〉，載《林拱辰先生詩文集》（臺北，玉豐出版社，民國六十六年八月），頁二一。
- (註三九)：潘光旦，〈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〉，頁五。
- (註四十)：鷹取田一郎，〈臺灣列紳〉（臺灣總督府，大正五年四月），頁八十。
- (註四一)：同上，頁八六。
- (註四二)：鍾茂樹，〈鍾氏族譜——月朗公派下族譜〉，頁七。
- (註四三)：余兆波等編著，〈宜蘭新治〉（宜蘭，聯合版宜蘭分社，民國四十一年七月），頁三〇七。
- (註四四)：鷹取田一郎，〈臺灣列紳傳〉，頁七三—七四。
- (註四五)：林萬榮，〈陳輝煌傳〉，載《宜蘭文獻》，重刊合訂本（宜蘭縣文獻委員會，民國六十一年八月），頁三一七—三二一。
- (註四六)：白長川，〈宜蘭先賢陳輝煌協臺評傳〉，《臺灣文獻》，第四十二卷第三、四期（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民國八十年十二月），頁二二二。
- (註四七)：安易，〈開蘭舉人——黃續緒〉，《蘭陽青年》，第九十期（宜蘭，蘭陽青年雜誌社，民國八十一年三月），頁十八。
- (註四八)：同註四六。
- (註四九)：廖風德，〈清代之噶瑪蘭——一個臺灣史的區域研究〉（臺北，里仁書局，民國七十一年六月），頁一五五—一五九。
- (註五十)：柯培元，〈噶瑪蘭志略〉，頁二〇三。
- (註五一)：廖風德，〈清代之噶瑪蘭〉，頁一七六。
- (註五二)：鷹取田一郎，〈臺灣列紳傳〉，頁六五—九一。
- (註五三)：陳君愷，〈日治時期臺灣醫生社會地位之研究〉（臺北，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，民國八十年六月），頁二。
- (註五四)：吳文星，〈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〉（臺北，正中書局，民國八十一年七月），頁一〇三。
- (註五五)：陳君愷，〈日治時期臺灣醫生社會地位之研究〉，頁六九。
- (註五六)：散見鷹取田一郎，〈臺灣列紳傳〉各頁。
- (註五七)：潘光旦，〈中國伶人血緣之研究〉（上海，商務印書館

，一九八七年二月），頁七。
(註五八)：潘光旦，《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》，頁二二〇。

作者簡介

姓名：陳進傳

籍貫：臺灣宜蘭

年齡：民國三十七年三月七日

學歷：淡江大學歷史系、歐洲研究所畢業

經歷：宜蘭農工專科學校教授

著作：《清代噶瑪蘭古碑之研究》、《宜蘭傳統漢人家族之研究》及明史、宜蘭史論文多篇